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六十三回 甚願同盟難償本願 有心認母莫決初心

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二十四橋明夜月，玉人何處吹洞簫？

話表楚雲被玉清王凝視，語中帶疑，自己不由面帶赧顏，臉泛桃花，暈紅過耳。又恐被玉清王看出破綻，只得借作味走到旁邊去了，所幸玉清王未曾留意。玉清王向大眾曰：「孤見眾卿情同意合，實在可羨！孤雖為王子，其如獨居寡宿，頗無意味。孤有一事，願與卿等熟商，從今以後，只可略分，言情不可拘執君臣之禮。孤意擬與眾卿同拜一盟，自今為始，可以兄弟相稱，略去君臣之分可否？」李廣聞言，鞠躬曰：「君臣之義，人之大倫。千歲雖可脫略，臣等萬萬不敢僭越，尚求千歲格外原諒。」玉清王歎曰：「卿等之言，孤豈不知大倫難廢？只恨孤當日為何要做一個王子？以致不能與眾卿同列雁序，實是可恨之至。眾卿既以孤有君臣之義，礙難允許同盟，孤也不能勉強。孤欲與眾卿同飲一回，尚可允否？」李廣曰：「臣等只可遵命。」遂令庖人備了三桌筵宴。

不移時，酒席擺齊，李廣等眾跪請入席。玉清王曰：「眾卿又來鬧這禮節。眾卿不肯與孤同盟，要存君臣之義，又何必如此拘執？孤其所以要在此午膳，其實思與眾卿暢飲一時。今眾卿如此多禮，反令孤豪興頓掃。可速收去此儀節，勿使孤一再掃興。」李廣等不敢違旨，只得起立兩旁，請玉清王上坐。李廣進酒畢，然後大眾在旁席按次序而坐，歡呼暢飲。直飲至日落西山，玉清王方才回輦，李廣等送至大門外。跪送畢，大眾入書房，贊美玉清王禮賢下士，真不愧仁德王子。此時惟有楚雲暗想：「玉清王雖然仁愛，但他舉動風流，語言近狎，於我尤甚。我須得防備他，切莫再如劉彪賊子所為。」想至此，頗深不悅，斜倚幾席，閉口無言。李廣見他面帶不悅之色，向前口呼：「賢弟因何不滿意？莫非適才過勞，以致身體不爽？」張珏在一旁口呼：「楚兄切莫親信大哥之言，全是一片假意慰懣，軟語溫存，耐人動聽。等到我那洪氏嫂嫂一到，他便改變心腸，將這一種柔情又移到他身上去了。所謂只見親人笑，那聞舊人哭。楚兄何必受他籠絡？」楚雲正在心中不悅，一聞此言，登時怒氣上攻，站起身叉手向張珏說道：「你拿我與你解悶麼？從今以後，若再戲言相謔，可莫嗔我變臉，不關同盟。」那知張珏見怪不怪，反拍掌大笑說：「鬻卿底事如此嬌嗔？平日嬉笑怒罵，並未見稍有嗔怪。今日君猶是君，我猶是我，語言戲謔，猶是昔日情形。忽然嗔怪非常，你倚仗封侯挾制我等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走近跟前，雙手扯楚雲之衣說：「楚兄楚兄，是否是否？請兄明示，好令小弟遵命。」楚雲見他如此嬉皮笑臉，也就止不住笑說：「天下頑皮數你第一了。」桑黛笑說：「我有兩句詩可送楚賢弟：卿卿真可愛，宜喜更宜嘻。」說得大家笑個不止。楚雲方要發作，家丁請眾位用晚飯。大家便去用晚膳，飯畢，各自安寢。

正是光陰迅速，各處府第均已修造整齊，眾弟兄搬進各人府第。惟有張珏雖有府第，他不去住，仍與李廣相伴。這且不表。

一日雲璧人正在府中悶坐，忽見家丁進報：「老太太已由淮安到京。」雲璧人聞報，忙出迎接。只見一乘大轎抬至前廳，僕婦丫將范氏夫人扶下轎後，又兩乘轎，便是璧人的兩位姪人，由使女僕婦扶下轎。雲璧人攬著范老夫人入內室，叩拜已畢。老夫人問曰：「我兒久戀他鄉，不思老母，雖然今朝功名成就，你難脫不孝之名。你豈不知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』。爾父雖然逝世，有母在堂，你違聖言，只戀良朋。而況我所生一子一女，爾妹今尚杳無消息，不知他存亡，你令為娘終日有倚閭之望。」言罷，長歎不已。雲璧人急忙跪稟：「孩兒久違膝下，有缺晨昏侍奉，罪有應得。惟妹妹消息雖未尋訪實在，但據蕭子世所言，將來定可見面，母親切勿憂煩。」范老夫人問：「這蕭子世他是何人？怎知道你妹妹尚在，將來還可與為娘見面？你且站起來，可細細告訴為娘的知道。」雲璧人站起侍立一旁，便將蕭子世所言各節，細細言了一遍。老夫人曰：「但願蕭先生之言靈驗，為娘雖死也瞑目。」雲璧人曰：「蕭子世先生靈驗如神，言不空發，毫不差謬，將來定如他所言。」老夫人曰：「但願如此。」只見兩個姪人上來給璧人行禮，璧人用手相攬。老夫人曰：「我兒不在家，幸虧他二人服侍，不然為娘更無所適從了。」璧人曰：「這是他二人應為之事，何勞母親掛齒？」母子正敘話，見家丁把衣籠各物搬進來了，當即分別安置妥當。

日已西沉，大家用了晚膳，先將老夫人服侍安寢，然後璧人走進自己寢室，為紅袖、添香兩個姪人暢敘闊別。